

现代国际关系

(论 丛)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第 **1** 辑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编

781

17

·81:1

目 录

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几个突出问题

..... 启 亚 周纪荣 (1)

苏联南下战略及其面临的阻力

..... 高 博 余 磊 (12)

日美关系的展望 周志贤 (16)

里根政府的军事战略 汪乾琪 (22)

里根“经济复兴计划”剖析 梅 荆 (25)

当前西欧通货膨胀问题 关树芬 (29)

印度建国三十年来的经济 华碧云 (34)

风云激荡的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 钟 梅 (40)

人 物：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

..... 任 尔 (48)

资 料：为里根出谋划策的思想库

..... 吴天佑 傅 曦 (55)

编 后 (64)

反对霸权主义斗争的几个突出问题

启 亚 周纪荣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临种种困难是否还要对外扩张？如何看待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美国与盟国的矛盾对协调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有何影响？怎样看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的作用？苏美争夺的基本趋势、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景如何？

八十年代第二年，全世界保卫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洪流继续奔腾前进。七十年代末苏联悍然出兵侵占阿富汗，成为举世瞩目的事件；柬埔寨人民为抗击越南武装入侵正在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波兰政局的动乱不已、是否将引起苏联武装干涉，也为世人所关切；南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风云震荡；另一方面，两伊战争欲罢不能；黎巴嫩危机迭起；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以及国际恐怖行动有增无已等等，表明全球范围的危机爆发点愈益增多，显示了国际局势更加动荡的特点。霸权主义在世界许多地方的侵略扩张，是加剧国际形势动乱、破坏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联合起来，为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扩张而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有效地对付各种困难局势，这样就有可能延缓世界战争的爆发，维护较长时间的国际和平。本文就当前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人们议论较多的几个突出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临种种困难

是否还要对外扩张？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临的困难较多，近来国际上议论今后它的对外扩张是否会有所“收敛”，甚至认为它在战略上已“处于守势”。的确，它在国内外存在一系列困难，有力不从心的一面，但这并不足以减弱其扩张野心和势头。

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当前的国际处境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联合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趋势正在发展，苏联在战略上的最大困境是处于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态势。政治上，国际处境陷于空前孤立。突出表现在直接出兵侵占阿富汗，撕掉了“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伪装，引起世界公愤，同声谴责，在各种国际讲坛上被置于被告席位。最近东盟在联合国发起的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表明世界愈来愈多的国家坚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立场。经济上，增加了沉重负担。据美国官方等方面估计，苏联在阿富汗一年多的消耗已达 40 亿

美元之巨，对越南的军经援助每天达300万至600万美元；给古巴的援助每天高达700万至800万美元。沉重的包袱给业已困难的苏联经济火上加油。军事上，在阿富汗陷入一场“越南式的战争”，那里变成消耗人力、物力的泥潭。这对于旨在速战速决的苏联头目来说，是战略上的估计错误，从而使其在南下战略方面迈出的重大一步遭受很难逾越的障碍。

加之，东欧国家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控制的斗争延续不断。突出的是波兰局势持续动乱，使它感到十分棘手，西方报刊称“瓦文萨是逼得克里姆林宫发疯的人物”。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惊呼在波兰出现了“大家庭”成员国“基础的威胁”。苏联霸权主义虽然变本加厉地施加压力，但不敢贸然出兵，担心处理不当，导致世界舆论再次严厉谴责，激起波兰人民的全面抵抗，引起其它成员国的连锁反应，从根本上动摇它在“大家庭”内的家长地位，打乱其惨淡经营的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全盘部署，甚至殃及自身，因而必须防止在它国内引发类似波兰事件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一旦波兰局势失去控制，苏霸有可能进行武装干涉。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国内的情况也不大妙。除了固有的民族矛盾、社会问题、体制僵化、领导“高龄化”等等以外，比较严重的是经济问题，“八·五”、“九·五”和“十·五”计划（1976—1980年）都未完成指标。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粮食连年歉收，卢布贬值，物价上涨，人民不满情绪在发展。它的经济困难根深蒂固，一个重要原因是难以应付的庞大军费开支。而苏共二十六大又没有开出如何改善经济情况的处方。

尽管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内外困难不少，但对此估计也要适当。它在对外扩张方面是有得有失的。它已控制或一手制造了某些亲苏政权，扩展了若干军事基地，捞到一些经济利益；在国内建设的某些方面也有取得进展的地方，经济只是增长率降低，但毕竟还在增长，1979—1980年仍增长3.8%。“苏联帝国主义并不是一只纸熊”^①。强调它的困难会妨碍它对外扩张，未免估计失实。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早在十七世纪彼得一世就说过：“当俄国可以自由进入印度洋的时候，它就能在全世界建立自己的军事和政治统治。”今天苏联霸权主义实施南下战略，采取武装入侵阿富汗的严重步骤，便是承袭沙皇南下印度洋的衣钵。它南下波斯湾、南下太平洋，也都是沙皇寻求暖洋政策的继续。这种对外扩张的历史传统，它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

目前苏联霸权主义仍然具有扩张实力，并在加紧推行扩张性的全球战略。它拥有与美国相匹敌的军事力量；其经济基础仍较雄厚，苏联领导人还吹嘘“可随时使国家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它的各种资源也较为丰富。同时，它在向社会帝国主义蜕变过程中形成了妄图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其基本目标可概括为：以美国为主要对手；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从中东、非洲侧翼包抄欧洲，置北约国家于“欲战不能”的境地；以亚洲、太平洋为重要战略区，使东西两线互相策应；加紧向第三世界其它重要地区或薄弱地区扩张。其主要实施手段则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搞核讹诈；以“缓和”作幌子，玩弄政治谋略；并不断壮大经济实力，辅以“经济诱饵”；争取用“全面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在全世界取胜”，从而称霸全球。大量确凿事实表明，它已经并将积极推行上述战略。它继续在其战略重点欧洲同美国展开多方争夺，在欧洲出现“核僵持”的形势下，苏联霸权主义谋求“智取”欧洲：一方面以武力为后盾，不断加强对西欧的军事优势，利用西欧害怕战争的心理，压西欧就范；另一方面以“缓

和”为幌子,分化西欧,瓦解北约,逐步将美国势力排挤出欧洲。意大利《晚邮报》称苏霸在欧洲实行的是“不放一枪使欧洲垮台的间接战略”。与此同时,它加紧实施南下战略,大力加强对中东、非洲的渗透扩张,直逼西方油源和资源通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围堵欧洲。特别是迄今它仍顽固拒绝从阿富汗撤军,妄图奉行沙俄历史上奉行过的吞并中亚细亚弱小国家的方针,把阿富汗作为它南下波斯湾、印度洋的“桥头堡”,使伊朗、巴基斯坦直接暴露在其军事威胁之下,并与已控制的红海地区阵地相呼应,对海湾形成夹击态势,在中东、波斯湾、印度洋形成有利的军事布局。它也在加强对东线的战略攻势,积极加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竭力推行“哑铃”战略,加紧经营金兰湾基地,支持越南继续侵占柬埔寨,妄图左右整个印度支那局势,并以此作为“跳板”,进逼东盟,企图控制两洋“要冲”马六甲海峡,使东线能与南下行动连系起来,进而使东西两线相连接。同时它“正以接近于创纪录的水平向古巴运送先进武器”,其中一部分正转运到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通过古巴不遗余力地在加勒比海地区渗透,并伺机打进第三世界其它重要地区,当前目标集中在一些不稳定和脆弱的地方,这样,它可以冒较小的风险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它还建立了大大超过其防务需要的军事力量,大搞核威慑,加强各个战区的军力部署,积极准备打各种类型的战争;它又不断变换手法推行“缓和战略”,发动一个又一个的“和平攻势”,利用和平主义思潮以售其奸。苏共二十六大发出的“和平”呼吁是“钻进鸡笼中狐狸的建议”,其目的是要转移对阿富汗、柬埔寨问题的视线,挑拨欧美关系,压西方同苏联搞“缓和”,破坏美国在西欧部署核武器,保持对西欧的军事优势和政治压力。不要误认苏联“摇橄榄枝”是退却。另外,它还以“经济合作”、“军经援助”为名,捞取经济实惠和进行政治控制。它不仅要巩固既得的势力范围,而且不断伺机进行新的扩张。凡此种种,说明苏联的攻势仍然先声夺人。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的“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迄今并未改变。

诚然,苏联由于有种种困难和出于策略考虑,有时需要获得休整和喘息时间或变换手法。《华盛顿邮报》说“苏联象一条需要一段平静时间来消化大量食物的大蛇”。因此,它的攻势有时带有间歇性。但必须看到,苏联霸权主义面临的困难并未达到足以阻遏其对外扩张的程度。不久前西方14国的40名专职战略家共同得出结论:苏联不仅有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而且今天仍具有为实现其全球战略“合适的人力、军事力量、组织和资金”。虽然各种困难正在阻碍着苏联全球战略部署的完成,但认为它会知难而退,进行“克制”、“收敛”其扩张欲望,并在战略上“处于守势”,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如果过多估计苏联的困难,认为它能改弦易辙,从而放松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努力,对世界和平事业则是不利的。

如何看待里根政府的对苏政策?

里根总统执政以来,国际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政府对苏将采取强硬政策,但也有一些国际问题专家指出,美国实力不足的情况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国内牵制因素很多,对其对苏的强硬立场是否能一直坚持下去有所怀疑。

苏联入侵阿富汗,严重威胁美国在中东、波斯湾的切身利益,并空前震撼美国的大国地位,美国朝野反应强烈,要求采用“强硬路线对付俄国人”成为舆论主流。据今年2月底美联社与国家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约有三分之二的选民赞成增加军费,近四分之三的选民支

持对苏联采取强硬路线及处理美苏关系贯彻“联系原则”。前总统卡特执政后期业已着手调整对苏战略，宣布了必要时使用武力保护美国在波斯湾切身利益的“卡特主义”。素以主张对苏强硬闻名的里根，及时“抓住了国民情绪”，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力求把各项涉外政策纳入遏制苏联在全球扩张的总战略。里根政府似正在重新考虑和修订对苏战略。从其主要成员的言论及着手采取的战略措施来看，其基本要点是企图重振美国经济，增加军事实力，在核战略力量及战区军事实力方面恢复对苏均势，力争海军力量的对苏优势；重修联盟关系，同盟国进行“更加紧密、更加有效的协商”，增加了解，协调对苏战略和策略；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美国在第三世界对付苏联挑战的能力，逐步重视同中国的战略关系；以实力为后盾同苏谈判。对军备控制的谈判，要能贯彻可核查的均衡裁军方针；实行“联系原则”，把对苏贸易作为向苏施加压力的政治武器，并把苏联是否对外“克制”同谈判联系起来。美助理国务卿伊格尔伯格最近向国会透露，美国已经向苏联表示，如果苏联朝着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方向行动，并最后从阿撤军，美苏关系可能进一步扩大。而如果苏联在波兰轻举妄动，必定对苏美关系产生严重后果。国务卿黑格把美国对苏政策叫做“大棒加胡萝卜”政策。从美国国内政治气氛、里根政府执掌外交和国防大权代表人物对苏联的基本态度来看，特别是鉴于美国对苏妥协退让的余地越来越窄的客观事实，可以预料里根政府的上述对苏政策方针将通过处理种种矛盾而不得不持续推行下去。

但里根政府在国内外都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和阻力，这不可避免地对美国推行对苏强硬政策产生牵制作用，因而在处理对苏关系上会有一定幅度的摆动。除了外部的制约因素以外，里根政府在国内外面临两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也经常地影响着它对苏联的态度。

一是增强防务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里根政府下决心要实行“美国的再武装”，其国防预算数额，预计在1982—1986财年五年内将达15,000亿美元(按1981年价格计算)，约等于美国过去12年花在武装部队上的费用，这在美国和平时期是空前的。如此沉重的负担，将为里根的重振经济计划带来严重后果。经济不能明显好转，也势必影响人民的生活水平，延以时日，民情会逐渐向目前的相反方向变化，庞大的军费开支能否按计划实施，尚难逆料。最近里根政府已决定在今后三年内削减国防开支130亿美元，据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贝克等主张尚需作进一步削减以弥补越来越大的预算赤字。而且里根政府尚缺乏按轻重缓急分配军事拨款的扩军计划。为扭转战略上和北约战区核力量的不利态势，美国正在加速建造俄亥俄导弹核潜艇，制造MX式洲际弹道导弹、新型战略轰炸机、空中及海上和陆基战略巡航导弹、潘兴II式弹道导弹，以及中子弹；为应付苏联在第三世界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的挑战，美国正在加紧推行“快速部署部队”计划；为了夺取海上优势，美国准备在短期内，将目前拥有的456艘舰艇扩建至600艘。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已指出，这种齐头并进的大规模扩军，会碰到防务开支究竟“多少才算足够”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何况美国制订和实施切实可行的扩军计划还有许多矛盾尚待克服，而防务战线过长，兵力不足的弱点也难以解决。这些疑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已经声言，绝不允许美国取得对苏军事优势，将采取必要的对付措施。尽管苏联的经济困难，军费负担沉重，但它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没有压力集团和反对党的掣肘，它将保持目前军事开支的势头，甚至将把军事预算增加到占国民收入的15%以上。军备竞赛领先的一方拼命迅跑，落后的一方气喘吁吁地追赶，最近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就这样宣称，可能要6年时间“才能消除”美苏“军事开支差距”；而美国新的核导弹系统

和“快速部署部队”也要5年左右时间才能初具规模。这意味着，在里根执政的4年期间，苏美之间目前的军力对比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美苏争夺均以实力作后盾，美抗苏实力不足，力不从心，美国以民用工业和与苏联有贸易利益的财团为背景的对苏“怀柔”派就会逐渐得势，盟国要求美国同苏谈判的压力也会增大，而在谈判中“俄国人将千方百计迫使西方作出单方面让步”，里根政府对苏讨价还价的能力不足，对苏作某种妥协让步和默契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一点不要忽视。

里根政府当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党派和不同势力集团的矛盾。近半年来，这类冲突陆续发生，而内阁各部之间也互相掣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苏奉行一致的和连贯的政策。尽管美国面临种种困难，但它对付苏联的挑战，维护其根本利益，是要害所在，因此美苏争夺、美国不得不对苏强硬的主导趋势看来是难以改变的。

美国与盟国的矛盾对协调反对苏联 霸权主义的战略有何影响？

对于美国与盟国的关系，里根总统执政后，国际上也是众说纷纭，有的甚至预言西方联盟要“解体”、“北约即将崩溃”。

里根政府把加强同盟国的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支柱之一，企图弥合卡特执政期间同盟国不断出现的严重分歧和消除不信任感，增加相互在抗苏战略上的协调关系。里根相继接待了西德、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政府首脑，任命黑格出任国务卿受到西欧盟国欢迎，5月日本首相铃木访美，两国在防务上的分工和限制日本对美国的汽车出口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美国同西欧盟国的关系，通过5月召开的北约外长会议及国防部长会议，重申继续执行1979年北约通过的扩军和谈判的双重政策，同意加强军事实力对付华约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在对波兰局势的估计和所取对策及对苏霸侵占阿富汗等问题上，基本上采取一致立场。7月在渥太华召开的七国首脑会议，突出要加强防御抵销苏联军事威胁。日本舆论认为“日美同盟”已被纳入整个西方的“美、欧、日同盟格局”。但是在对苏策略问题、相互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对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政策问题上，如对南非、中东和中美洲的政策上分歧和矛盾却有新的发展。

当前美国同西欧盟国对苏态度上的分歧突出表现在：美国要求西欧盟国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但西欧同美国步调还不一致。在军事上，美国对于执行1979年北约的双重决定，强调的是增加防务开支，在西欧部署美国的新式战区核导弹，恢复北约对华约的战略均势，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谈判限制欧洲战区核力量和裁军问题。而北约欧洲成员国，尤其是西德、荷兰、比利时等国，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担心把“两个超级大国的紧张关系”引向欧洲，特别是西德害怕成为有限核冲突的受害者，因而力促美国同苏联举行限制欧洲战区核武器的谈判，希冀借此换取苏霸缩减针对西欧的SS—20导弹，求得北约对华约低水平的军力均势，使欧洲成为“缓和之岛”。还由于经济困难，西欧盟国对增加军事开支和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普遍抱消极态度。近来西欧大陆“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潮又有新的发展。西欧人民的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样又会给苏霸利用来制止美国在西欧部署新式核武器以可乘之机。

在经济上，西欧和日本都需要苏联的石油、天然气、矿产和森林资源，也需要从苏联寻找产品和投资市场。过去十年的“缓和”，西欧、日本同苏联扩大了经济贸易关系。苏霸入侵阿富汗后，意大利、法国和西德等国不顾美国对苏禁运制裁，继续扩大同苏贸易，1980年的贸易额增长20%—40%。西欧是苏联及东欧的大债主，至1980年为止，它们（不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欠西方约680亿美元，大部分系西欧提供的^②。而铺设从西伯利亚到西欧长达5,500公里的天然气管道，对于减缓西欧能源危机和经济危机都有好处（西德、意大利、法国、荷兰等国拟为该项工程提供100亿美元资金，管道铺成后西德从苏联得到的天然气供应将从目前的17%增加到30%）^③。虽因西方贷款的利率高，贷款条件尚在讨价还价，但西德政府已公开拒绝美国施加的压力，表示要出资援建该工程。日本亦不甘落后，已为继续投资开发南雅库特原料、煤和远东森林资源，向苏提供9亿多美元的信用贷款，最近日苏就开发库页岛近海石油、天然气达成协议，日方将由输出入银行提供银行贷款筹措约32亿美元资金^④。为苏铺设天然气管道提供30亿美元的资金和设备的谈判仍在进行。而另一方面，美、欧、日之间的贸易战、金融战却越演越烈，目前突出的是美国的高利率政策严重影响西欧盟国货币的兑换比价和资金外流。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政治上的分歧和争论实际上更可能是经济结构方面深刻的对立情绪的反应。”

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要增强，因而在政治上要求同美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的情绪将继续增长，在经济上互为对手的竞争会更趋激烈，西欧盟国在对苏策略上同美国的分歧也将不断出现。但基本的事实是对美、欧、日安全的根本威胁来自苏联，它们在战略上互相依靠是“西方联盟存在的基础”。在苏联霸权主义日益严重的挑战面前，美、欧、日更需要互相支持，没有美国的军事保护，西欧和日本都没有同苏搞“缓和”的资本；而经济上它们又是互相渗透互相依赖的，为保护中东、波斯湾的油源和航道，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协调矛盾和分歧是抗击苏霸大局的需要。西德、法国首脑人物告诫过苏联，如果认为可以分裂欧美那是“目光短浅”。今后，美国同欧、日盟国的关系仍将沿着矛盾——协调，增强联合抗击苏霸的方向曲折前进。

怎样看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的作用？

有一种看法认为，第三世界贫穷落后，内部问题很多，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究竟能起到多大作用？这种怀疑可能只看重其暂时的支流现象，而忽视其长远的主导趋势。

当前第三世界共同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战后第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绝大多数国家政治上取得独立。只有少数国家和属地需要继续争取独立。其次，相当一批国家进一步走上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有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取得进展。它们日益认识到只有摆脱不公正、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的严重束缚，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今天威胁它们独立的主要是苏美把第三世界作为争夺的主要对象这一严峻现实，而且争夺的“热点”地区又都在第三世界。特别是随着美国实力的逐渐下降、苏联力量的不断膨胀，第三世界受到苏联霸权主义扩张渗透的威胁日益突出。例如勃列日涅夫曾透露苏联在中东、非洲地区的战略意图说：“我们的目标是控制西方赖以生存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和

非洲的矿藏宝库。”^⑥ 目前在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对苏美态度虽然有所不同，例如拉丁美洲不少国家当然仍把斗争锋芒指向美霸，同时由于苏霸仍然打着“支援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还有一定欺骗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认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尚有一个过程；但从较长一个时期总的发展趋势看，第三世界要彻底完成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的任务，愈来愈多的国家会逐步认识苏霸的真面目，认识苏霸是当今战争危险的主要策源地；唯有第三世界抵抗苏霸斗争的大规模兴起，才能更有效地延缓战争，保卫世界和平，为广大第三世界赢得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建设自己的国家。

第三世界之所以成为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反对具有更大进攻性、威胁性的苏联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首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 128 个国家分布在亚非拉广阔地区，占全世界独立国家的 76%，面积占全世界总面积的 59%，人口共约 30 亿，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72%。其次，踞有许多战略要地，全世界重要油源、资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好望角航道、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等，多在第三世界。再者，战略资源极其丰富。石油以中东为例，总储量 490 亿吨，占全世界储量的 58%，总出口量占全世界 60%。矿藏以非洲为例，占世界蕴藏量的比重是：钻石将近 100%，黄金 70%，铀（不含苏联、东欧）33%，锂、钴、铬都在 90% 以上。因此，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第三世界已经和将要在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是苏联霸权主义斗争中发挥其重大的作用。由于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和侵略，强烈要求保卫世界和平，所以反对霸权主义很坚决。而且在斗争中不断地丰富了经验，提高了斗争艺术，加强了团结，各种政治的、经济的乃至防务性的地区组织，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近年来它们中的许多国家逐渐提高了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认识，联合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趋势正在发展，有力地打击了苏霸的扩张气焰。

在亚洲，阿富汗、柬埔寨人民站在反对苏、越武装侵略的第一线，只要阿、柬问题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解决，他们将长期坚持斗争。东盟国家、特别是他们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警告侵略阿、柬是“苏联把东南亚国家拉入其势力范围的第一个行动”；他们一致要求苏、越从阿、柬全部撤军，支持泰国抗击越南对边境的侵犯；继续支持包括民柬在内的抗越武装力量，维护民柬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积极谋求阿、柬问题的合理解决。西方报刊称：“亚洲、太平洋地区一个反苏‘拒绝阵线’正在形成。”另一方面，苏联霸权主义把西亚、中东作为当前战略主攻方向，促使这一地区抗击苏霸格局的逐步发展。两次伊斯兰国家外长会议通过要求苏联侵略军全部撤出阿富汗的决议。巴基斯坦继续支持阿游击队的抗敌斗争。伊朗也有不少人士指出“主要威胁来自苏联”。海湾六国正在联合加强海上力量。阿拉伯联盟组织正在促进两伊停火，主要是防止苏霸乘机策动两伊境内的亲苏势力“里应外合夺权”。

在非洲，自从苏联策动古巴雇佣军入侵安哥拉以后，使许多国家加强对苏霸的防范。埃及、苏丹、索马里从亲身经历中识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天然盟友”的本来面目，坚决反对苏霸的扩张行径。埃及总统萨达特遭暗杀后，继任总统穆巴拉克强调埃及对外政策不变。塞内加尔、中非共和国等 6 个国家在第二次沙巴事件中派出联合部队支持扎伊尔，击退了有苏联背景的雇佣军入侵。几内亚、刚果等国，有的辞退苏联军事顾问，有的拒绝它攫取基地的图谋，有的对内削弱了亲苏势力。受到苏霸鼓励的利比亚、乍得“合并”，激起乍得人民和非洲各国的强烈反对，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对此举进行了严厉谴责。有的非洲国家领导人呼

吁要严防“俄国人打着‘缓和’的幌子侵吞非洲”的阴谋。

在拉丁美洲，苏联主要是利用古巴作代理人扩展其影响。巴西报纸指出：“莫斯科企图把它同华盛顿的全球冲突转嫁到美国的邻近地区。”首先是多方利用中美洲的动乱形势。委内瑞拉报纸指明：“苏联对加勒比地区的渗透，已不是在纯粹政治方面，而是在军事方面。”因此，一些国家加强了联合抵抗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步骤，成立了各种地区性组织。巴拿马等8国声明“中美洲、加勒比和安第斯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增加谅解，是这个地区地缘政治的需要”。巴西声称，“在安第斯集团处于困难时期，打算作患难中的朋友”。阿根廷、巴西等大国亦在加强合作，以阻遏苏、古的扩张。拉丁美洲在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本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始终不渝地和第三世界各国同呼吸，共命运。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坚定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同霸权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一贯立场，促进了亚非拉地区联合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发展。中国和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美、日、欧等国联合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格局正在逐步发展和加强。

但也应该正视，第三世界内部的问题不少，必须逐步地合理地加以解决。例如一些国家阶级、部族、教派矛盾错综复杂，某些国家间边界纠纷不断爆发，不少国家和地区局势动荡不稳，苏霸以及其它帝国主义者乘机利用内部、外部矛盾，挑拨离间，大肆扩张渗透，乱中牟利。这些都妨碍着第三世界抗击苏联霸权主义斗争的进展。总的看，第三世界的内部困难是属于前进中的问题。只要能够自立、自强、自信，相互增强谅解，平等互利地协商解决分歧，求同存异，紧密团结，不搞“同室操戈”，有效防止苏霸和其它外来势力插手，第三世界的反霸斗争将会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向前迈进。

必须指出，美国对亚非拉各国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对第三世界联合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起着不利影响。里根政府强调同第三世界谋求“战略上的一致”，以遏制苏霸的扩张。当前美国从同苏争夺的全局出发来确定战略重要地区，根据当地国家对美、苏的态度和在地区安全中起的作用，予以区别对待，选择援助、合作的重点，并侧重军事援助；它也在支持和推动筹组多边或双边的联合抗苏的组织。里根政府的这种政策方针，在遏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固有一定积极作用，但由于美扶植同地区多数国家和人民为敌的政权，把自己置于一些国家的对立面，分散甚至转移了一些地区、国家的抗击苏霸的注意力，并为苏所乘。

首先，在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上，由于对苏霸威胁的紧迫感，使得里根政府中主张继续同中国发展战略关系的意见逐渐增强。今年6月美国国务卿黑格访华，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合作，发展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协调战略行动。但是里根政府仍坚持要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在当权人物中还有人打算使美台关系升级，并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也就是对我国奉行所谓“双轨政策”，实质上是“一中一台”的政策，要使台湾继续成为美国太平洋岛屿战略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的某些谋士一直在策划如何能做到既能继续同中国发展关系，又能同台湾发展关系。如用“平衡出售武器”来换取我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默认，或者用“非官方关系”作掩护同台湾发展实质上的官方关系，花样不断翻新。但不管用什么方式干涉我国内政、阻碍台湾回归祖国，都必将遭到我国的坚决反对。美国当权人物中也还有人主张，美中关系的发展不要过分“刺激”苏联，他们认为美中接近可能危及在军备控制和其它双边问题上同苏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并在波兰问题上对苏失去抑制作用。这在实质上仍然是“玩中国牌”，肯定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是两

国战略上的长期需要，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关系到世界长期的安全、稳定与和平的大局，只有恪守中美建交原则，互相尊重对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两国关系才能进一步改善。

里根政府把中东、波斯湾地区作为遏制苏联霸权主义南下的重要战略地区，它积极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同埃及的抗苏的战略关系，重视巴基斯坦的战略地位，同意5年内对巴提供30多亿美元的军经援助，以增强其抗苏的能力。同时大力开展对中东国家的外交活动，国务卿黑格4月出访中东，谋求在抗苏问题上同温和派阿拉伯国家之间达到“战略上的一致”，派遣特使调停以叙冲突，力排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但由于美国继续偏袒以色列，对解决阿以纠纷的立场同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愿望相背离，给予苏联插手中东事务的机会。在南部非洲，里根政府强调同南非政府加强军事合作，在战略上保护南非海岸的开普敦航线（每年约有12,000艘船只和西方石油消费量的60%通过这条航线）。在纳米比亚问题上，美国也主张取得南非的同意，在保证白人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谈判解决纳米比亚独立和选举问题。最近，美国不顾世界舆论反对，继续偏袒南非，竟在安理会否决谴责南非入侵安哥拉决议草案，引起非洲国家的强烈不满。连美国《纽约时报》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要美国对阻碍纳米比亚的独立负责。

在拉丁美洲，里根政府以遏制苏联及其代理人古巴的渗透作为它的“行动纲领”，把萨尔瓦多作为美苏“在世界政治赌博中的一张牌”。对萨尔瓦多政府大量增加军援，派出军事顾问，甚至一度集结强大的海军力量，在加勒比海进行大规模演习，以显示美国对苏、古的强硬姿态。中美洲一些国家的政局动荡，除外部因素外，有些是各国内部问题引起的，美国的作法激起一些拉美国家及盟国的非议。

总之，上述里根政府为它改善同第三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关系设置的障碍，不利于促进第三世界联合抗击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需要，相反却给苏联以染指之机。

苏美争夺的基本趋势、争取世界和平的前景如何？

苏美争夺的发展趋向，是举世关切的问题，由于争夺的“热点”地区增多，波及面也越来越广；争夺的方式有直接的和间接的，争夺的手段多种多样，因而今后在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苏美在全球范围的争夺将表现得更为尖锐、激烈和复杂。八十年代孕育着更多的战争危险。

苏美争夺的主要手段之一仍将是凭借实力，势必展开新一轮军备竞赛。过去十年，苏联常规武器费用比美国多一倍，核武器费用比美国多两倍。今后双方的军费开支彼此间将是水涨船高。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强调“双方都不要谋求对另一方的军事优势”，实际上彼此都在谋求限制对方、强化自己。苏联追求在八十年代中期，加强和更新核打击力量，加强陆、海、空军的机动性和突击能力，缩小同美国的军事技术差距，并企图在某些领域超过美国。美国竭力保持同苏联的军事战略均势，注意不断提高核打击能力，发展新的尖端武器，并日益重视常规力量的发展，同时加强武装力量的迅速反应能力。并要求盟国相应发展军事防务能力。最近七国首脑会议对苏联增强军事力量表示担忧，“一致认为要谋求实力均衡”，除美国外，各国也要“按照国情来加强防卫力量”。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两大集团都将竭力推进扩军势头。

苏美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那里的明争暗斗还是异常激烈。但争夺的当前“热点”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和非洲、加勒比海地区不断增加，而“热点中的热点”则集中在中东、波斯湾。日益严重的西方石油危机，使苏联看到控制中东油源“是比原子弹更有效的瓦解西方经济的武器”，而且中东政局持续动乱，又为苏联提供很大“诱惑力”。战略上控制中东地区，便可改善其“腹背受敌”的窘境，在全球范围夺取更有利的战略态势。尽管苏霸在阿富汗陷入“死胡同”，对波兰事件难以为计，但它仍把注意力放在中东。它一方面在这一地区继续加紧渗透扩张，加强军事部署。另一方面，发动政治攻势，提出“不对波斯湾使用武力，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法”，旨在插手中东问题，利用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阿以之间的矛盾，孤立埃及，以排挤美国势力。但苏霸的严重威胁，增强了西方要稳住中东、波斯湾的紧迫感。美国力图保持和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影响，里根政府表示中东是当前“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为此采取了一系列企求稳定中东局势的对应措施。但是由于美国的某些作法是“作茧自缚”，正授苏以柄，使得解决中东的关键阿以问题，短期难以突破。在苏美剧烈争夺下，中东地区各种矛盾仍在不断激化，各种力量反复组合，局势将变幻不定。

苏美在加紧争夺的同时，都要尽可能维持“缓和”格局。迄今苏不敢武装干涉波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会因此影响它所谓促进东西方“缓和”的阴谋，导致西方对苏实行严厉经济制裁、中止裁军谈判等等。美对波兰问题，也不得不持审慎态度。所以在相当时期内，双方都要利用“缓和”，讨价还价，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伦敦战略研究所有这样的看法：“美国和苏联都要避免直接的武装冲突，双方无时无刻不是既要实力、又要谈判。”看来苏美双方都难以经受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需要通过限制核武器和裁军谈判来约束对方。还应看到“缓和战略”是苏联削弱西方、壮大自己进而称霸全球的长期战略，旨在争取时间，在经济上追赶美国，夺取对美国的全面军事优势；拆散欧美同盟，完成其全球战略部署，为“不战而胜”创造条件。最近苏联领导人还鼓吹给“缓和”以“第二次呼吸”。自诩以往十年搞“缓和”已经取得“无可争辩的战略成就”，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后要“长期推行缓和方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强调要“保住缓和”，在所谓用“军事缓和”补充“政治缓和”方面故作姿态，宣称要促进欧洲裁军会议的召开，扬言要“用一切政治手段”阻止西欧部署美国新的核武器。鼓吹“缓和可以分割论”，“尽管世界其它地区的紧张局势增长，缓和可以在欧洲继续”，企图在美欧间打下楔子，继续从欧洲获得所需要的技术和资金，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并为处理“危机四伏的东欧生命线”问题获得喘息时机。至于里根所谓“放弃缓和的语言”，采取某些对苏强硬政策，一种意图是调动国内民情舆论，支持其内外政策，首先是处理严重的经济问题，进一步增强军事实力，并调整同盟国的关系，搞所谓“以实力求和平”，加强同苏谈判地位。当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提出愿同美国“在各级对话”特别是举行“最高级对话”时，美国务卿黑格表示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创新”，对苏美高级对话表示欢迎，不过认为对话前必须进行“仔细的准备”。目前苏美双方相互都在揣测对方意向，均想通过谈判压对方让步。因此，即使举行谈判，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也不能排除美苏取得一个时期的局部的妥协或默契，但更根本的是无法改变苏美争夺愈演愈烈的客观必然趋势。

八十年代将是苏美激烈争夺下的“僵持共处”时期，双方争夺将时紧时松，苏美的“缓和”关系将是时而“隐消”时而又“显现”出来。苏联承认“缓和受阻”、“有低潮有高潮”，已不能出现七十年代中期那样的“缓和黄金时代”，也不会回到五十年代的所谓“冷战”时期。

苏美剧烈争夺特别是苏联的攻势战略使战争因素不断增长，但世界反对和制约战争的力量也在一天天发展。西方战略家认为当前苏美争夺是“世界大战门槛以下的冲突”，而“苏联在若干小规模事件所引发的极不稳定的形势下”，可能在局部地区再次动武。

综上，世界继续向“多极”方向发展，苏美两家毕竟不能左右世界局势，日本《世界》杂志说：“大国模式已露出破绽，强权政治日益失去说服力。”而苏联霸权主义加紧向外扩张，将进一步促进各国人民的觉醒，有利于推动国际反对苏霸联合力量的发展。西方外交界颇有见地的人士主张“建立各大洋组成的全球性联盟，对付苏联扩张主义的全球战略”，这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必将进一步打乱苏联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部署，延缓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一方面要严重警惕战争危险的增长，同时要力求争取一个相当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注：

- ① 1981年5月8日美国《团结》
- ② 1981年2月16日美国《商业周刊》
- ③ 1981年6月1日美国《幸福杂志》
- ④ 1981年7月1日日本《朝日新闻》
- ⑤ 尼克松：《真正的战争》

（上接第21页）

观上的态势。当然，日本和美国都有一些人更为清楚地从共同的安全利益谈到这个战略问题。例如日本外务省一名高级官员说：“日美关系起基轴作用，日中关系是一根大柱子，加上东盟是第三根柱子”，“日美中处于相当紧密的关系同苏联对峙”，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否定的一个模式”^③。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理查德·艾伦说：“日本周围的地区稳定，一方面取决于日本和中国现在建立的稳定关系，另一方面取决于日本同美国的稳定关系”。

对于苏联霸权主义来说，国际联合反霸格局的形成有如眼中钉，因而它力图分化、瓦解和破坏。它希望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面对的是一个陷于孤立而可以被压倒的美国；一个作为美国盟友但有名无实、没有多大军事力量而又“中立化”的日本；另外是一个与美日不和的中国。这种力量分散甚至相互抵销的态势最有利于它实行各个击破，向防御薄弱的地带放手进行渗透、扩张与侵略，加速实现其争夺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但是，当代国际社会的安全利益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各国人民与政府共同的迫切任务。联合反霸的潮流是由克里姆林宫称霸全球的野心计划和行动所激起的，这一世界潮流是扭转不了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注：

- ① 见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江口雄次郎《太平洋经济合作构想》及德山二郎《实现太平洋经济圈的条件》等论文，刊载于《经济往来》杂志1978年7月号、《主席》杂志1978年1月号。
- ② 美国商业部预测报告称：到2000年美国国内经济比重，将自东北部各州侧重到西南部各州。其国民个人所得总额1978年东北部占53%、西南部占47%，2000年变为西南部占52%、东北部占48%。
- ③ 日本《经济与外交》杂志1981年2月号载外务省亚洲局长木内昭胤的演讲。

苏联南下战略及其面临的阻力

高 博 余 磊

中东在苏联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战后，苏联的中东战略有一个演变过程。大体讲，六十年代以前主要是以打破西方的包围，保卫其南部边界安全为目标，具有防御性质。进入七十年代，苏联在中东的战略发生明显变化，由防御转向进攻。目前，苏联在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重点，“准备战而胜之，争取不战而胜”的全球战略中，已把中东作为它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苏联中东战略的核心是要控制中东石油和以中东为枢纽，建立一条经过北非、海湾到马六甲海峡的“弧形战略地带”。如果苏联实现了上述意图，它将可迫使依赖中东石油生存的西欧和日本“自我芬兰化”，使美国陷于孤立，同时使其东西两线的军事力量接连一起，首尾呼应，向西从南翼包抄欧洲，向东包围中国和日本，从而基本上完成它的全球部署。七十年代以来，苏联在地中海和印度洋大力扩充海军力量，在中东地区多方觅取海空基地，特别是在1979年底直接出兵阿富汗，这都是苏联实现这一南下战略意图的明证。

苏联选择中东作为它全球战略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不仅因为中东(包括印度洋)是世界的石油宝库及其沟通两洋、连接欧、亚、非三大洲这样极为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而且还因为当前中东是西方防御的薄弱环节，条件对苏实施南下战略有利。长期以来，苏联同美国主要在欧洲、远东和中东这三个战略地区进行角逐。当前，苏联要在东西两线作战略突破，均遇到强大的阻力。欧洲有北约组织；亚洲有美、中、日与之抗衡，且有美、澳、新组织和东南亚五国联盟，而中东地区目前的联合抗苏力量比较薄弱。战后，美国在中东苦心经营的“巴格达条约”和“中央条约”组织，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相继解体。六十年代末，英国又实行战略收缩，军事上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中东成为西方防御的“真空地带”。近几年来，美国曾多方筹组新的地区防御组织，但迄未成功。而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又使西方在中东失掉一个重要支柱。加之，中东地区民族、宗教、社会阶级矛盾错综复杂，都为苏联进行扩张提供了可乘之隙。现在美国虽在中东加强了军事部署，但中东远离美国，苏联则近在咫尺，地理条件远比美国有利。

通过多年经营，苏联在中东尽管有得有失，但从总体来看，还是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一）得到若干立足点。目前，苏联已经直接占领了阿富汗；与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还以供应武器为手段，使利比亚等国在军事上依附自己。苏联久以“天然盟友”为幌子进行拉拢利诱，同一些国家发展了政治、经济以至党的关系。凭借这些关系，苏联就可以种种缘由，利用这些国家向周围地区渗

透扩张。(二)加强了军事存在。苏联在中东地区的驻军比西方任何国家多得多,在阿富汗有十万大军,在埃塞俄比亚、南也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有上万名军事顾问;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万多名古巴雇佣军。有些国家还接纳了东德的“军警专家”。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海军力量也引人注目,常驻印度洋、地中海的舰只达七、八十艘。苏联还在南也门和埃塞俄比亚的许多港口建立了海军基地,在叙利亚、利比亚等国,苏联还有使用港口设施的便利。苏联的军事存在,严重地威胁着海湾油区和西方石油通道的安全。(三)拉拢一些民族主义组织,并在许多国家培植了自己的势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争取恢复民族权利的斗争中,需要广泛的支持,苏联则乘机与之建立了各种政治、军事关系。多年来,苏联还在伊朗、土耳其以及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等多数阿拉伯国家中扶植了亲苏的共产党。目前,这些党的力量虽然不大,有的还处于地下,但苏联立足长远,苦心经营,期望有关国家形势突变时能相机夺取政权。此外,苏联在一些中东国家的工、青、妇、农、宗教、和平组织等民间机构中也培植了亲苏势力。

当前苏联在中东的主要打算和作法

苏联在中东的攻势有冒险的一面,但总的方针是:步步为营,利用矛盾,待机而动。当前,苏联的主要做法是:

(一) **巩固既得阵地,尽力防止出现得而复失的局面。**七十年代,苏联在中东地区得而复失的情况屡屡发生。为了防止象在埃及、苏丹和索马里那样的“惨剧”重演,苏联加强了对现有阵地的控制,并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出兵直接占领。如在阿富汗,已建立永久军营,准备长驻。

促使一些国家按苏联模式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意识形态上加强控制;或以双边条约、协议等为纽带,发展与一些国家的特殊关系。

鼓励在苏联影响下的国家相互串联,订立军事合作协议,举行双边或多边会晤,在国际活动中按苏联意图行事,或替它效劳等等。

(二) **加紧进逼海湾,促使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进一步疏远美国。**海湾产油区是苏联在中东争夺的“主要目标”。苏联除了从阿富汗和南也门、埃塞俄比亚两面对海湾实行包围外,目前主要采取又压又拉的手法,重点做伊朗、沙特阿拉伯的工作。对伊朗,苏联在苏伊边境陈兵二十五个师,进行威胁,并通过亲苏政党在伊朗内部发展势力,为在伊朗夺权和配合苏联从外部进行干预作好准备。同时,苏联对伊朗表示亲善,在伊美人质危机中,假装站在伊朗一边,在两伊战争中,脚踩两只船两面押宝。对沙特阿拉伯,一面以南也门为基地,扶植沙特阿拉伯的反政府组织,制造动乱;一面又伸出橄榄枝,由勃列日涅夫亲自致函沙特国王,保证南也门不会进攻沙特,并建议苏、沙尽快复交或发展贸易关系。为了进一步插足海湾,去年以来,勃列日涅夫还曾两次提出了关于保证海湾地区安全的建议。

(三) **继续利用阿以矛盾,打击美国,孤立埃及。**现戴维营协议已陷入僵局,里根上台后,更加偏袒以色列,引起阿拉伯国家强烈不满。苏联现正利用这一点以及最近爆发的“黎巴嫩导弹危机”和以色列轰炸伊拉克核设施等事件开展攻势,邀请科威特、约旦、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等国领导人访问苏联,煽动阿拉伯国家的反美情绪,促使它们疏远美国。苏联还

要利用阿拉伯国家在阿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进行挑拨离间，在阿拉伯世界中制造分裂，集中孤立埃及。由于前几年它被排除在中东和谈之外，苏联极力鼓吹它是解决中东问题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苏共二十六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再次提出召开中东国际会议的建议。

（四）进一步扩充基地网，增强海军力量。为对付美国新近在中东取得的一些军事进展，抗衡美国的军事部署，苏联除加强现有海空基地设施外，现正在埃塞俄比亚的达克拉岛兴建新的基地，并于今年1月，诱使马耳他政府与之签署了供应燃料的协定，使马耳他把五十年代供北约舰队使用的地下油库（储油量30万吨）转让给苏联地中海舰只使用。

苏 联 面 临 的 阻 力

二十多年来，尽管苏联在中东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随着它在中东扩张步伐的加快，特别是入侵阿富汗之后，不仅当地国家对苏更加警惕，而且惊醒了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美、欧、日等国联合抗苏的形势也在发展。苏联要实现其扩张野心，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

（一）苏联霸权主义同当地民族主义的矛盾在上升，愈来愈多的国家把苏联看作是中东的主要威胁。从对苏态度看，中东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接受了教训，从亲近苏联转到反对苏联。其中埃及、苏丹、索马里已走上抗苏的道路。另一类一直亲近西方而坚持防苏。其中主要有沙特阿拉伯等君主国和通常称为“北层”的土耳其等国家。它们面对苏联的扩张威胁，比过去愈感不安，在更加注意加强自身防务的同时，靠拢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来抗衡苏联。最近较突出的事例就有：沙特阿拉伯已要求美国派预警飞机进驻；阿曼已向美国提供了使用军事基地的方便；土耳其军方接管政权后，重新加强了同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巴基斯坦顶住了苏联的压力，继续支持阿富汗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引人注目的是，上述两类国家的联合抗苏倾向正在进一步发展：苏丹和索马里分别同埃及订有共同防苏性质的军事协定；海湾六个君主国——沙特阿拉伯、阿曼、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卡塔尔已经组成了“海湾合作委员会”；沙特阿拉伯同埃及的关系有所松动，埃及政府一再声明愿为保卫海湾安全、抗击苏联入侵出力。还有一类国家，如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等，目前同苏联关系仍比较密切，但他们与苏联之间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也有所发展，有的即使被迫与苏联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也不甘愿完全依附苏联。此外，伊朗的霍梅尼政权，在突出反美的同时，对苏联一直很警惕，称苏是同美帝国主义一样的“恶魔”大国。

（二）美国大幅度调整中东战略，遏制苏联的攻势。中东、海湾是美国“利害攸关”的地区。七十年代美国从越南脱身后，即开始调整中东政策，阻止苏联的攻势。伊朗国王垮台和苏联出兵阿富汗，加紧南下扩张步伐后，美国对中东地区更加关注。1980年1月，卡特宣布：中东是美国拥有“切身利益”的战略区，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必要办法保卫波斯湾。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更加强调整使用军事实力来对付苏联的扩张，认为在中东地区美国当务之急应当是首先恢复与苏联的军事平衡。另据今年6月1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防部长温伯格最近还透露，美已制订了“两个战争”的新战略，以取代以往的“一个半战争”战略。新战略要求美国准备在同时至少打两个大规模的战争，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其它地区，很可能在中东。两霸在中东的角逐将愈演愈烈。现在美国正积极设法改善战略态势，加紧进行新的部署：

重点援助以色列和埃及，使之成为美在军事上抗击苏联的“两大支柱”。近四年来，美给以色列的军援达60多亿美元，给埃及的军援达35亿美元。今年4月，美埃双方又达成新的协议，确定在今后五年内，美国再给埃及35亿军援，使之能全部更换掉苏式装备。去年以来，美、埃军队还在埃及进行了两次保卫波斯湾战斗的模拟训练。

加速筹建快速反应部队，寻找海空基地。快速部队已着手筹建，现又决定从防务开支中拨出专款，建立海空运输队和海上补给船。去年以来，美国除与土耳其续签了使用军事基地的协议外，又同埃及、阿曼、索马里和肯尼亚等国达成了使用海空设施方便的协议。最近，美国还与以色列和埃及接触，希望将以色列设在西奈半岛上的两个空军基地移交美国长期使用，两伊战争爆发后，美在印度洋的海军舰只已达32艘，连同英、法、澳舰队，共达60艘以上，超过了苏联。

促使西欧盟国多为“中东防务”出力。美与北约盟国已初步达成分工协议，美国从北约抽调部分军事力量用于海湾防务。两伊战争爆发后，美国又建议西欧和美国组织一支联合舰队，共同保卫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

计划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美与当地国家的矛盾，继续筹组中东的抗苏阵线。今年4月，美国务卿黑格出访中东，谋求当地国家与美保持“战略观点上的一致”，共同抗苏。美国对巴基斯坦已增加了军经援助。对伊朗，美在人质问题上同霍梅尼政权达成妥协后，双方的紧张关系已得到缓和。在阿以问题上，鉴于戴维营协议已陷入僵局，里根政府正谋求新的出路，重点拉沙特阿拉伯和约旦参加和谈。美国的主要考虑是要在中东建立一个包括美国、西欧盟国和当地国家在内的“新的安全结构”。

（三） 西欧同美国虽有矛盾，但联合抗苏是主导方面，将会进一步配合美国对付苏联的威胁。中东在战略上是西欧的侧翼，而且西欧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甚于美国。因此，他们对中东和波斯湾局势的恶化与美国同样担心。他们在与美国搞竞争的同时，又积极配合美国抗苏。在阿富汗问题上，同声谴责苏联，要求苏撤出全部侵略军队，在阿以问题上既独树一帜，又照顾美国的处境，开展主动活动谋求同美国一起打破阿以和谈僵局，防止苏联乱中取利。近年来，西欧国家尤其是法国同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在经济和军火供应方面的关系急剧发展，这虽然也挤了美国的市场，从全局看则有利于中东国家的抗苏防苏斗争。军事上，西欧也协助美国联防，两伊战争爆发后，美英舰队已在波斯湾进行联合演习，法国也增派军舰到印度洋。今年2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美时，还公开建议美、英、法三国在中东建立一支快速部署部队，以加强波斯湾的安全。

综上所述，随着苏联南下扩张步伐的加快，中东地区联合反霸的形势将会继续向前发展，苏联要完成预想的战略部署并非易事。但中东各国、西方同当地国家以及西方内部的矛盾还会继续存在，中东联合抗苏形势的发展也是曲折复杂的。从苏美两霸争夺看，苏攻美守的态势短期内难以扭转。现双方都在竭力加强各自的军事部署，从政治对抗向军事对抗的方向发展，中东战争因素明显增加。苏联看准机会在中东重演阿富汗事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旦伊朗出现分裂局面，苏联干预的可能性很大。但两霸在基本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又都怕在中东直接相撞，估计在八十年代前期，中东爆发大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总的形势将更加动荡。

1981年6月